

17

T 5236.03/48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TABLET NO. 100
347 1000
BRANCH, CHINESE
MUSEUM
SERIAL 1000

卷之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明吳郡張鳳翼纂註

答臨淵侯牋

書在後而答及在前者以復牋列

楊脩

字季真北海人子以下事與之交好

是時也通侯曹植才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爾年裁並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

深耶謂名損辱者命辭矣其文辱亦此誦讀及復

雖謂雅頌不復過此謂小有仲宣之相漢表

陳氏之跨其域徐劉之顯青徐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

作何其長在謂至於倚者聽宋風聲仰德不蔽日同登

其此言此言

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明吳郡張鳳翼纂註

答臨淄侯牋

書在後而答及在前者以從牋列故也後吳質答魏太子書放比例

楊脩

脩字德祖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之交好是時臨淄侯曹植才捷愛幸數與脩書脩答牋

脩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

深耶

彌終也

損辱嘉命蔚矣其文

辱忝也嘉命植書也蔚盛也

誦讀反復

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諷猶詠也詩有大雅小雅商頌魯頌

若仲宣之擅漢表

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

仲宣投劉表流寓楚壤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穎汝穎食邑故云魏此豐植書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

於省覽何遑高視哉。周章馳逐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答。伏惟君侯

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體同也。發武王名旦。周公名毛。詩母氏聖

善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

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陳陳琳

也。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之

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

書版也。斯須須臾也。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

容。歸憎其貌者也。植曾作鵠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又伏

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植書云後誰復相

脩刊定也。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

箝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孔子為

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呂不韋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成皆布之都市。懸置

而莫能有變易者。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

別耳。植書云。今世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更定也。脩

難別其為。言今日之賦頌。乃與古詩相類。但不經孔子刪定。故

風為雅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法言

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彫虫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是

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讐耶。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

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如雉言。則此二人皆有過也。君侯忘聖

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鄙宗。過言。謂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

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魏顯追秦將於輔氏其勳

銘于景鍾景鍾景公鍾也書名竹帛謂史書也惟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力

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可輒受所惠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

竊備矇眵叟誦詠而已。詩曰矇眵奏工所惠謂賜文已敢望

惠施以忝莊氏。植書云其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惠施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

惠施莊周相季緒瓌瓌何足以云。季緒名修劉表之子為樂安太守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

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章修故云

與魏文帝牋。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欽牋還與

繁欽。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

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鼓吹音能也都尉官名薛訪姓名車子其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御車者猶左傳叔孫氏之車子也

白上呈見果如其言。上文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帝也

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均者律調五聲之均也均長八尺施絃及與黃

門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

變入節。漢置黃門工倡温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

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

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左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

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

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北狄征胡

馬思皆古歌曲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柅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

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墮涕悲懷慷慨袵衣衿也泣

息貌歎自左驥顛史納奴緝審姐名倡魏文帝令杜夔與左

當時之樂人倡樂也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

之聞也詭奇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

想御聞必含餘權其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

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御進也事謂西征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賡曹植也

陳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

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青萍干將皆劍名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言才如劍之利也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

清辭妙句焱焱華也絕煥炳焱火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

驥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

可得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

著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此植載懼載笑欲罷不能謹韞

積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賡

吳質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才為不所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

於文墨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日月冉冉歲不

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列也衆賢謂陳徐之流微行謂自微服而行也上壽上酒稱壽也

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

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

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

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

其任也輻至言衆如車輻之湊於轂也羽檄徵兵之書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

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臯不

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阮陳阮瑀陳琳也儔類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

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

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亦坐事誅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

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之而今各逝已為異物

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

章之圃所天謂太子也言以文章典籍為場圃而優游休息其間也發言抗論窮理盡

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抗高也摘發也藻文也鸞龍有五色文章奮振也雖

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太子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故實以此答之百謂勝百倍也

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

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

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已之累耳勅正游宴也

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

風雲之會言已與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時邁齒載徒結猶欲觸冒奮首展

其割裂之用也觸冒奮首割裂謂冒鋒刃也不勝悽悽悽悽謹敬也

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質遷元城令之官過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曜靈日也。匿藏也。

繼日也。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

以過也。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

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

識所言。沈頓。酒困也。不記醉時所言。恐有虧失。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

知深淺。前謂前。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恒

在西代。郡有平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上東還

邑及代二縣。曰栢人。上曰栢人。重以泝水。漸漬疆宇。喟然

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奇譎。背水陣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

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也。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

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木嘗不在鉅鹿也。

鉅鹿縣名。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

質闇弱。無以蒞之。蒞。臨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

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

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科條。賦事也。

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

於遺訓。而資於故實。慄慄。危懼貌。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

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

守君。厭承明之虛。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

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軌迹張敞在外也今不然者質自言未得重入侍與彼異也

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編

豈虛談夸論。詐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質易也謂已情亦與張敞

陳咸相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牋

冲字文和榮陽人也位至太傅魏封司馬昭為晉王備禮九錫昭固

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籍為其辭

阮籍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嘉命即魏冊命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由證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

周公籍已成之勢。

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

有龜蒙。

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龜山蒙山也

呂尚磻磻之漁

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呂尚釣於磻磻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師武王代殷用其計左杖黃

鉞右秉白旄以誓故云指麾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

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

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

有明德。

相謂司馬懿為魏丞

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

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

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

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

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

加南海。名懾三越。

諸葛誕反閉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

王作皆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闔閭吳王也。宇內康寧。

也。以比孫權漸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苛慝不作。之政也。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殊俗遠方。

之夷也。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太原。謂封為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謂魏帝

之意也。介大也。允信也。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魏

魏如此。元大也。光光明貌。如彼謂破靈州。內外協同。靡讐

靡違。無異辭也。言人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朝

言不假。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岷山江所在也。西塞言滅

兵革也。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于唐

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

揖許由。豈不盛乎。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此。然至公至

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

聞。叔夜雖為勉進。牋未乃勗。以支伯許由。請以小

讓。可謂頌功而不失其正。與他勸進文不同。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

記室牋。辭子隆。謝眺。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新

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

希沃。若而中疲。潢汗雨水也。沃若良馬行貌。何則。臯壤搖

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邑。烏合反。莊子仲尼謂顏

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

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臯壤搖落。謂秋也。岐路東西。謂

咽也。惆悵。嗚也。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服義忠於所。邈若

墜雨。翩似秋蒂。音帝墜雨離雲秋蒂 眺實庸流行能無筭。

言不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

褻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捨耒罷耕也

奉筆免園從事於王也梁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從子隆

孝王有免園引以為喻 契闊戎

旃。從容讌語。戎兵也 長裾日曳。後乘載脂。謂朝夕游王門

也魏文帝書云文學託乘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

於後車詩曰載脂載轄 未測涯涘。言沐王之德深故不 撫臆論報。早誓肌骨。言撫

報恩將銘鏤肌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寤覺也滄溟海

為鵬海運將徙於南溟滄溟未運王未遷 渤解方春。旅翮

先謝。渤解海名喻王也旅 清切藩房。寂寥舊草。藩房王府

也。輕舟反溯。弔影獨留。言舟反而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

德滋永。思德滋深。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

顧龍門 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與王入朝而巳候

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

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秋 如其

簪履或存。衽席無改。言王如或能存故情於我也少原之

不忘舊也楚昭王亡其蹄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

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

晉文公至河令席蓐捐之各犯哭曰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

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

不任犬馬之誠。到大司馬記室牋。齊宣德皇后令以蕭衍為大司馬

錄尚書事以助為司馬下記室助

到官而謝之

任昉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

今善也膺當也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含生有

庇託也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謂行咳唾為恩眄睐成飾

眄視也恩飾謂光於已也小人懷惠顧知死所左傳狼曠曰吾未獲死

報德也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

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王府當以卿為記室至是符昔言也漢

書廝養卒曰左提右挈詩曰善戲謔兮渝變也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言不能

行當與而仕齊乃淪沒於驕君之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

具而蟻虱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言衍殺東昏侯時昉免死也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

古明公謂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奉轡扶轂言下之也神功無紀

作物何稱言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府朝初建俊賢

翹首府謂司馬府也翹舉也維此魚目唐突璵璠扶元反魚目似珠

也喻衍唐突猶抵也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涯分

是也塵汚也忝辱也雖則隕越且知非報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

隕降也越墜也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

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今上謂蕭衍也齊帝寶融詔授衍梁公加公九錫衍辭於是左長史

王瑩等勸進衍猶謙讓未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

任昉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朝命天子之命也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奏進也丹誠赤

心也謂奉被還命未蒙虛受虛受用搢紳顛顛愚深所未

達搢紳謂百官也顛顛敬仰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敢取其金

孔子曰賜也失之矣自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舜以天下

農夫石戶之農夫負妻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

王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旦踐東

所登上車之石也王至礪溪之水呂尚釣于崖王下拜曰

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鈞得玉

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况世哲繼軌

鈐報在齊及佐周克殷遂封於齊而不讓

先德在民言况衍之家代有聖哲遺德在人經綸草昧歎

深微管子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深也加以朱方

之役荆河是依蕭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

景反破左興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

投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丹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兵入

徒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

也旅言整眾也造成雖累繭救宋重胠尼存楚以今觀古曾

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

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

無攻宋重繭累胠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胠七日七

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

果大破之以存楚國以懿觀之墨翟包胥不足云也呂氏

春秋有偷鐘者將推毀之恐人聞之自掩其耳喻東昏侯

欲自掩過也功高天下者不賞喻懿有不賞之功東昏侯

歸政闔豎而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

鳩殺懿也

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酷痛也紂惑妲己玉馬走宋

也以東昏無道賢人歸衍也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

版出於庭中地曰臣族虐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

禽言桀必見禽也謂東昏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

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孫策為許貢客所殺張昭勸權輟哭

不御酒肉臥枕席有涕泣處言衍如二故能使海若登祗

主而三軍義士為之激厲也輟止也見山戎孤竹束馬

罄圖效祉海若海神也霸王之君興則見景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北伐山戎過孤竹束馬伐罪弔

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

之功以為已力濡足喻救世也言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

衍非貪天功實得之於救人也

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講茲神武驅盡誅之

珉濟必封之俗紂民皆可誅周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為

君子將使伊周何地遠伯恥獨為君子某等不達通變實

有愚誠不任慳貢口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奏記。奏記詣蔣公太尉蔣濟聞籍有才備而辟之籍詣都

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舍一之德據上台之位書云咸

舍咸也三台星三公位也濟為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

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辟猶召也子

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

乘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

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布衣韋帶皆籍無

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鄒衍卜卜商

猥頓也大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

之路東臯籍所居也澤畔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日

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謬恩言施

書 ○答蘇武書 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

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

李陵 陵字少卿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也善

立也休美也暢通也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昔人即雍門周所謂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但聞飛鳥

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也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望風謂遠望也昔者不

遺遠辱還答。遺忘也陵前與蘇武書武有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謂慰

勞教也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

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韞古韞毳幕，以禦風雨。韞韞

即皮條用以縛帳幕令可張弛也毳幕羶帳也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

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冰厚故色玄土地也慘裂寒甚也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

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

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

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

而封之以為大戮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

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

族。又自悲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功謂戰功罪謂降虜孤

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

明，勿到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已矣絕望之辭殺身無益，適足

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攘奮也左右之人，見陵如此，

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祗令人悲。增怛怛耳。為作也。怛憂也。怛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

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作書是漢昭帝時。故謂武帝為先帝。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

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

奔逐北。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驍勇也。若六博之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

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主。陵為客。客且不如。主矣。陵步卒匈奴馬騎。步之勢。又相懸絕也。疲兵再戰。一

以當千。然猶扶乘。創良初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

而皆扶病。不任干戈。不堪戰也。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

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徒空也。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

復戰。故陵不免耳。賊臣謂管敢也。軍候管敢被校尉答之。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

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方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

前與蘇子卿書云 陵所以然者 與其驅醜虜 翻然南馳 故且屈以求伸 若將不死 功成事立 則將上報厚恩 下顯祖考 誠以虛死 不如立節 滅名 不如報德也 昔范蠡 不殉會稽之恥 曹沫 不死三敗之辱 卒復句踐之讎 報魯國之羞 區區之心 竊慕此耳 史記 吳擊越 敗之 越王乃以餘兵五

諸侯於潢池 范蠡曰 可矣 乃發兵伐吳 吳師敗 吳王遂自殺 曹沫者 魯人以勇力事莊公 為將與齊戰 三戰三北 莊公復以為將 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 既盟于壇 上曹沫執匕首 切齊桓公 桓公乃盡還魯侵地 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 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公孫敖捕得生口 言陵是族陵家母弟 此陵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 足下又云 妻子皆伏誅

漢與功臣不薄 子為漢臣 安得不云爾乎 昔蕭樊囚繫 韓彭黷醢 蕭何樊噲 韓信彭越也 鼂錯受戮 周魏見辜 其侯竇嬰也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 賈誼亞夫之徒 皆信命世之才 抱將相之具 而受小人之讒 並受禍敗之辱 卒使懷才受謗 能不得展 彼二子之遐舉 二子謂范蠡 曹沫也 誰不為之痛心哉 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 義勇冠三軍 從失貴臣之意 剄身絕域

之表 先將軍謂李廣也 貴臣謂衛青也 元狩四年 大將軍青擊匈奴 廣為前將軍 出塞捕虜 知罃于所居處 乃自部精兵 而令廣出東道 東道迴遠 廣願居前 不聽 廣出失道 大將軍因問狀 廣謂其麾下曰 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 今幸從大將軍 出接單于兵 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 又迷失道 豈非天哉 且廣年六十餘 終不復對刀筆之吏 遂引此功臣義士 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 何謂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 適萬乘之虜 遭時不遇 至於伏劔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 適萬乘之虜 遭時不遇 至於伏劔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 適萬乘之虜 遭時不遇 至於伏劔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 適萬乘之虜 遭時不遇 至於伏劔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 適萬乘之虜 遭時不遇 至於伏劔

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蘇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衆少也。萬乘謂兵甲多也。

幾近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壯年也。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

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

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

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茅土千乘皆謂封侯之事也。聞子

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

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

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

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

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

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

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

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

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

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霍光。上官桀輩。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

勿以為念。漢書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

音。北風謂南風。北風向北。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遷既被刑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

之以此書

司馬遷。遷字子長。初為太史令。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謙辭也。司馬遷

再拜言。少卿足下。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

賢進士為務。曩昔意氣懃懃懇懇。懃懃忠若望僕不相師

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望責望也。不相師。不從

時論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

處穢。殘謂被刑穢。謂惡名也。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為人所尤。欲益反損。是獨

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

為善當為誰為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

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

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點辱也。書辭宜答。會東從才上來。又

迫賤事。安前與遷書宜答。但有事不獲答。私事也。相見日淺。卒

卒。七忽。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卒卒促遽也。間隙也。今少卿抱不測之

罪。涉旬月。迫季冬。安為疾。太子事囚於獄。不測謂生死不可知。近季冬將刑也。僕又薄

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雍紆共反。薄迫也。上天子也。言

言速也。不可為諱。謂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懣門。以曉左右。懣悶也。

未答書是我終身不得申憤懣也。左右猶足下。則長逝者。冤冤私恨無窮。長逝者死也。言

不答書而少卿死。則私心之恨無窮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

義之表也。取謂受惠。與謂行德。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

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

先。詬莫大於官刑。詬恥也。謂遷被刑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

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孔子居衛

靈公與夫人同車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商鞅因景監見趙

良寒心趙良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同子參

乘。衣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同子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

表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

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

談絲益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

慨之士乎。中才謂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

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

餘年矣。所以自惟。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

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

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

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

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常

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庭末議。太史令千石故云下不以

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榻茸冗

之中。闕茸猥賤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

羞當代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

本末未易明也。本末謂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不羈言不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

中。周衛言宿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

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言欲盡不才之力務一

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

李陵俱居門下。謂同為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趨舍所向

侍中官

廢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也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謂指摘其罪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王庭匈奴庭也。垂餌猶送食也。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挑挑敵求戰也。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陵軍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氊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左右賢王並匈奴侯王之號也。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拳弩讀為拳者。謬矣。且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爭死敵者謂爭勇死於敵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漢社婁也。羣臣喜陵之功。奉觴上壽。謂上天子酒也。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怡悅也。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貌。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味之甘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必與衆分而共之。故得人死力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彼觀猶觀彼也。得其機會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僕於天下矣。僕懷欲陳

宮刑腐臭。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

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

之漸也。檻，圈也。穽，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遷，自喻志節之士為刑所加，威力屈折。故有畫地為

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也。牢，獄也。勢不可

入者謂形勢不可入也。吏，獄官也。鮮，明也。言人當自決於未萌，以免獄吏也。今交手足受木索。

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以圓土教罷民。當此

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徒，眾也。隸，奴也。正，正惕息，正容驚

惕，喘也。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

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彭越、張敖，高祖將，誅陳豨，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敖嗣父耳，為王人，告其反，捕擊之。南面稱孤者，皆為諸侯。

也。高祖將誅陳豨，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敖嗣父耳，為王人，告其反，捕擊之。南面稱孤者，皆為諸侯。

也。抵罪，猶伏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

劉氏，勃盡誅之。立文帝，權傾五伯，言盛於彼也。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魏其大將也。衣赭

衣，關三木。魏其，竇嬰也。赭，赤色也。罪人衣赭，關三木，謂桎、械、枷。季布為項籍將，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

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之。魯朱家賣之。灌夫受

辱於居室。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為丞相所怒，乃縛之，以其罵坐不

敬繫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此人謂上從西伯下至灌夫。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罔，猶法也。塵埃，猶拘繫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

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

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節，節氣也。遠，猶晚也。古人所以重

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

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縲墨索也。縲。繫也。所以拘罪人言。我亦識去就。且何至自沈此辱。蓋欲成先人之業。故未能死也。

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荆揚淮海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不盡。鄙陋。謂不盡鄙陋。謂修史也。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

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倜儻。卓異也。蓋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不韋。相秦後以嫪毐事徙蜀。呂覽。即呂氏春秋也。韓非作孤憤。秦王悅之。李斯姚賈毀之。乃下吏按不韋。呂覽在相國時不在遷蜀時。方氏呂覽序辯之。已悉孤憤亦非囚而後作。遷但取此類耳。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

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

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文。

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

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

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

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

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同志者。則僕

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者道。難免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口語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戮辱也。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穢也。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鬻子曰。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刺。戾也。謬。誤也。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曼。美也。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官。遂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與惲書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辭氣怨激。卒以賈禍。

楊惲

惲字子幼。華陰人也。為常侍散騎封通平侯。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底。致也。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先人餘業。謂惲父敞為丞相也。宿衛。常侍散騎官也。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霍氏謀反。惲以先聞。

封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禍會。謂見廢也。

足下以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督。正也。

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

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惟。思也。猥。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則若

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默。息也。

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

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

舊曰。微避武帝諱。作通言其功。總德通於王家也。侯。即平通侯也。

領從官。與去聲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

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

養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

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惲禁當此之時。

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

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

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

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給君

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

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既盡臣

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伏六月伏日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

周曰大蜡。故改為臘。烹羊包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

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

嗚嗚。缶瓦器。秦人擊之以節歌。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

落而為箕。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種一項豆。落而為箕。其言徒為盡力而無益也。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須待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

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

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糴其時之賤者。乘貴而出之。此賈十分中取一分利也。販易也。此賈

豎之事。污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

慄。不寒而慄。戰慄也。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雅知謂會宗也。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

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仲舒對策文

董仲舒對策文

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言今為庶人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西河會也言會宗當得其遺風知去就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臨安定安定山谷

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昆夷西戎也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也。旃之

論盛孝章書

盛憲字孝章舉孝廉補尚書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

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後憲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深忌之融憂其不免乃與操書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吳所害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

過二。公謂曹操也始滿正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

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

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

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公羊傳曰那亡執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狄

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今

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

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

以絕交也。融蓋孔子二十一代孫吾祖謂孔子也論語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

絕交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一介謂單使也長八寸曰咫言短書

不假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可致可迎至也今之少年喜誇前

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

稱歎。九州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

絕足也。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遣使者。齎千

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怒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於是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此言孝

章。縱非賢良。可收天下名。望能救之。足以致賢才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

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蹀而自至者。以人好之

也。况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

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蹀足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

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

自齊往。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

王之讐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

從。隗始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鄒衍劇辛

皆至。乃破齊。國威震諸侯。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弱而王不拯。則

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稱引謂引古義也。因

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浮欲收士心。辟召州中王岑之

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

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資。不從其

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

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遂大怒。舉

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朱浮。浮字叔元。初從光武。拜大司馬主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

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鄭武公生莊公。及

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

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

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鄭伯克段于鄆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謂輔受命者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職之人言感一食之惠尚能致死命以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報三綬者古人兼官一官一綬也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中侯賜號大將軍大邦漁陽也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言不顧恩義而為背叛朝夕坐臥念之何以為心愧也引鏡與人言辭拜起豈不厚顏

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鷗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言寵已封侯可傳子孫也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吳漢說寵從世祖會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挹揜也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言朝廷之人如今乃愚妄自比六國時伯通自號國為燕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鄭開也勝強也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所數也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天下非比六國時也奈何以區區漁陽

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

其不知量也。孟津海口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

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言寵之叛

中風而狂走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

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

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

徵長為羣后惡法。羣后指功臣已封者永為功臣鑒戒。豈

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定海內指光武

不應徵而言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

為見讐者所快。寵如不悛必見誅滅則親者痛之讐者快之矣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洪字子廉太祖從弟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予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為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謂

蜀將張魯得九月二十日書。得文書讀之喜笑。視玩無厭。亦欲令

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

夫之思。歡笑也辭多不可一二。麤舉大綱以當談笑。一二委曲也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漢中謂入蜀之地也左傳司馬

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運縣南彼有精甲數萬。

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

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縞出曲阜者更輕細故曰魯縞言我

軍過彼險固甚易也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言莫敢抗不義而彊。古人

常有。不義而彊左傳叔向語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猾亂也周宣之盛。

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詩

謂其難敵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

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察蜀之地勢以中才處之來命陳

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與洪書曰

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夏殷

拊師徒無暴樵牧不臨也無道所以喪。亡有苗不歸舜舜命禹討之有

扈氏威侮五行並為暴亂啓與戰于甘之野。我之所以

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商紂也周武王

也。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

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音津有再駕之役。周

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崇虎崇侯虎也文王聞崇德亂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乃降武王伐紂至

于孟津而還然後殪音戎勝殷。有此武功。殪音猶滅也。未

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星

景集飈舉霆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由此觀之。彼

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彼張魯也下在中才

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釐。而猶

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與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

牛之誑孫吳勒八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

陣之變。猶無益也。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

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

梁猶在。彊楚挫謀。季梁隨賢臣也楚將伐暨至衆賢奔紂。

勅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衆賢謂上三仁及

國謂殷虞隨也奔紂謂廢棄也言此以且夫墨子之守。縈

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公輸為雲梯必取

變墨子九距之公輸械盡墨子之守有餘公輸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若乃距陽平據石門石門在漢中之西據八陣

之列八陣一曰方二曰圓三曰牡四曰牝五曰衝六曰淪七曰浮沮八曰鴈行據布也騁奔牛之權田單為火牛以破燕軍焉肯土崩魚爛哉魚爛自內發也設今守無巧拙

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

效王豹之謳游睢息渙者學藻績之綵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

月華虫以奉宗廟御服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

然之志司馬長卿楊雄王褒也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

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是何言歟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

矣言汝輕我如東家丘謂我夫駮綠驥垂耳於坳牧鴻雀

戢翼於汗池駮驥良馬也垂耳謂未能用力故耳垂也坳牧野外也鴻雀大鳥也戢斂也汗池小水

也褻之者故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

筋揮勁翮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陵厲清

浮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補哉厲

也陵厲清浮鴻也顧眄千里馬也晨風鷗也毛詩隰有六駮駮如馬偁牙食虎豹恐猶未信丘言

必大噓其也洪白楚元王傳過其丘嫂張晏曰丘大也丘言猶云大言也噓笑也

○為曹公與孫權書

阮瑀瑀字元瑜操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

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爾雅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媾毛詩箋重婚曰媾吳

志策并江東曹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孤懷此心君豈

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也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

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漢

祖徙信為楚王後降封為淮陰侯故云失楚光武至薊彭

寵上謁光武接之無異羣臣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

朱浮浮對曰陛下皆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漢書上如邯鄲擊

擊其東北稀使王黃求救於匈奴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

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

緩稀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還報具道所以縮使范

齊之稀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稀其裨將降言縮謀上

召縮縮稱病故云已隙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

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賁赫為

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

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故云情漏孤與

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

揚州舊屬江南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

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捐舊棄舊也抑遏劉馥相

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壽州刺史劉馥每請伐吳操

奏漁陽守彭寵寵遂反操自無匿張勝貸故之變盧縮疑

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乎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縮前意縮乃詐論他事以

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勝而恩貸之言權無此也匪有

陰構賁音赫之告英布謀反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而忍

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蘇秦謂齊王曰此

者也碩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

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

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

之情也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仁君年壯氣盛緒

信所嬖辭計反緒業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辭計反緒業也

言業已信之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

</

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齊持也

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

也。暢通也。言我想權本心不願若此。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

之運。盪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

離。厚援生隙。姻親厚援皆謂權也。隙讐也。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

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韓子曰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

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

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二

謂曹孫也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

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

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

能敗也。吳志曹操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

船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荆

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

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荆州非

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與取餘地耳本非已分故云無傷於孤自遂任意也高帝設爵以延田

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

聞德音。項羽已滅田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高祖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光武攻洛

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誠

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

此吾不食言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

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

但明古人之義當自謀之。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躡納王元之言。彭寵

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

兵所從出入。隗躡自稱西州上將軍。躡將王元說躡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

時也。躡心然元計。遂反。朱浮奏寵上徵之。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勸寵不應徵。三人皆不寤。事理以見亡滅。為時人所笑。

也。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

願仁君少留意焉。漢書梁孝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

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乃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

主謝上怒。稍解後。漢書竇融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躡使辯士張玄遊說融。不納。決

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

備。張昭字子布。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事。欲令害之。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

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

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

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

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婉猶親愛也。二若憐子布。人劉備張昭也。

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

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

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孫輔字國儀。假

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操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權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

保豫章。疫旱並行。人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

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

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

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虚心迴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

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案止也。守次不前也。及孤猶言思及我。也。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言

權若來降。是補前過矣。易云。牽復。吉言相引。以復于善也。牽引也。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

時在茲。勗之而已。言若去逆。歸順。宴游。明時。爵祿。榮美。如魚濯鱗。於清流。鳥飛翼於天路也。

○與朝歌令吳質書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季重。吳質字也。無恙。猶言安否。塗路雖局。官

守有限。局。近也。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毛詩。願言思子。任。堪也。足下所理

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謂朝歌僻遠。書問少致。故增勞也。每念昔日南

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南皮。縣名。丕嘗與質同遊。

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

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

乘共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叅從無聲。從。謂侍從之人。清風夜起。

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言物極則反。樂極則哀。故愴然傷懷。余顧而

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足下。謂質。今果分別。各在一

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異物。謂生死為物。各異。以阮瑀已死也。每一念至。何

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禮記。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通卦驗。夏至則景風生。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遵。循也。從者鳴

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啓。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附也。時帝為太子。故文學附

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不同游也。今遣騎

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猶也三年不見。

東山猶歎其遠。况及過之。思何可支。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

三年此歎三年為遠况四年思何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結謂憂心之結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徐幹陳琳應瑒劉楨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

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

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去聲可長共相保。已分如云分所當得

是以不知其為樂也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

文。都為一集。撰定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

目。而此諸子。化為董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

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

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偉長徐幹字也箕山許由隱處也著中論二

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

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德璉應瑒字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

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粉淚。既痛逝者。

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孔璋陳琳字也章書也公幹有

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公幹劉楨字也適勁也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元瑜阮瑀字也記亦書類翩翩雅致足以娛神仲宣獨

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

遠過。仲宣王粲字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

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

呂氏春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禮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進

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絕絃諸子但為未

及古人。亦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

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

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

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

光武賜隗躡書更猶歷也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言德不及光武以

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

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文帝謙非才而居太子之位也動見

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言處重位舉動出入人所瞻視

不容易易故恐不得為昔遊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

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又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於邑哽咽也

○與鍾大理書

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時帝為太子以從征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

之而難於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乃作書謝繇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禮記君子比德於玉詩曰顯顯印印如珪

如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皆美玉名價越萬

金。貴重都城。

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棄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王召

玉工相之曰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王立賜獻

者千金此言萬者蓋廣言以示貴也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

號雙禽。

晉荀息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晉既滅虢還而滅虞

和璧入秦相

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玉白如截肪。方黑譬純漆赤擬雞冠

黃侔蒸栗。也栗蒸之色黃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

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

未聞有良比也。四寶謂上白黑赤黃之寶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

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

驚喜笑與拊會。拊拊手也會謂笑而拊手也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

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荀宏字仲茂為太子文學使為

子建先容迹不所欲之意旨猶意也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周稱謂鄴騎既到

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絲在鄴城太子在孟津騎使從鄴都還到孟津匣以

盛玦者繩窮匣開爛然滿目。匣者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

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

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使

奉璧入秦秦王坐章臺相如奉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前

白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

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殺臣臣

頭與璧俱碎於柱言有昭王之美觀無相如之欺奪也嘉

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不白

○與楊德祖書。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

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

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王粲在荊州故曰漢南陳琳廣陵人在冀州為袁紹

記室故。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幹居北海郡禹貢之青

州也故云青土劉楨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德璉發迹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曰此魏上京謂帝都也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

靈地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塗之後蛇於大江

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楚人吾王於是設天網以

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

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

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

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

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

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

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

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

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

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

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

以議於斷割為劉季緒張本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劍也此言知文者方可論文也劉季緒才

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居縞撫石之利病劉表于官

守著詩賦頌六篇詞賦也倚偏引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紫五霸於稷

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連子曰齊之

於祖丘而議於稷下魯仲連聞而謂曰今楚軍南伐趙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臯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終身不談劉生之辯未若田氏

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

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

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書夜隨之咸池六

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咸池六莖

黃帝顓頊樂也墨子有非樂篇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

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

也。以已辭賦比釋家之說野人之歌匹夫之思有足存者擊轅野人歌也辭賦小道。固未足

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

稱壯夫不為也。揚雄為郎郎皆執戟而侍揚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吾雖薄德

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

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

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其文直其

美不隱惡謂之實錄言實錄其事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

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非要之皓

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

言之不慙恃鮑子之知我惠子惠施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常調謂常會密

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

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鳳以

虎以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霍去病武臣也

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

不得肉。貴且快意。喻有文武之道。不見用也。言若人雖不

大嚼。雖不得食其肉。亦且快意。植自託也。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

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

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

不我與。矐靈急節。矐靈。日也。急節。謂遷移速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

商之闊。面。謂相見日也。逸。過也。參。商。二星。常不相見。言相見。恐光景之速。別離如參商之隔。思抑六

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抑。止也。頓。下也。六龍。日車也。羲和。日御也。言惜光景之速。思使日少留也。

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若木。在崑崙。言折取

若木。以拂日使之還却也。濛汜。日入處。閉濛汜之谷。使日礙而不入也。然天之高遠。實無由攀緣。懷戀反

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澗若清風。申

詠反覆。曠若復面。曠。遠也。復。面也。謂若相見也。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

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也。言還可令憲事小史。諷而

誦之。憲。事謂好事。知文者。小史佐史也。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

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

矣。言驥及和氏。以希有故。為貴耳。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夫君子而不

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

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

張目也。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伎樂何。謂過之。而迴車。是彼有不知音之蔽也。足下正值此縣。想亦助我張

目怒。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

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

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王良。伯樂。善御馬者。楚叔敖。鄭之子產。二子

俱不易人而治。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答東阿王書東阿王曹植也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質前從鄴還縣也。猗頓古之巨富人。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玄北也。既伏憑也。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

車之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耀穎即毛遂所云處

囊中當脫穎而出也。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使收債於薛。諼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曰：為君市義。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乃免其死。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始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曰：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信陵君魏公子無忌。方置酒大會賓客。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嬴。上坐不讓。後秦伐趙。圍邯鄲。平原君使使求救於魏。用侯生計。盜兵符以救趙。邯鄲遂解。故云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侑邑者也。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侑邑憂貌。以上疊植書足下。鷹揚等語。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究盡也。肴。

肉也公子謂植也鄙人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所天謂于建

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醑戶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清醑

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西施美女也若乃近者之觀實

蕩鄙心近者之觀謂于建秦箏發徽二八迭奏發徽彈也

艾埴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埴簫樂器也激亦耳嘈

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嘈嘈喧甚也以上疊植書大文

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

權備夫何足視乎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武王伐殷

蜀也謂吳與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

也謂到縣乃諷頌子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

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左傳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

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武亦

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鷄之貴貴子西賦黍

苗之四章子產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

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

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此邦謂朝歌

蓋致仕居朝歌者謂植之文皆為諷誦何但重惠苦言訓

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

與民式歌且舞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儒墨不

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少康有衆一旅一

歌縣小不足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六尺曰步武跡也言朝

足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言地小何足馳騁若不

足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言地小何足馳騁若不

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灌夫字仲孺，夫嘗有

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夫安敢以服為解同產

謂姊也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君霑醉時突入見

遵母叩頭白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後閣出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

車就駕意不宜展驪駒辭曰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

介迄于明發追思也耿介不安也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

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會約也來命謂炳夫漳渠西有伯

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館謂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

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

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

忘歸若三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

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長思不見史傳按書稱大弟合是璩中表弟也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闈因闈都有

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詩云叔于田巷無居人出其闈闈有女如茶下章云

匪我思存風人詩人也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

虎眈有萬里之望王肅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何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宿舊也

援謂授職也拔擢也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薄

也拔擢也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塊然獨居貌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

其有由也汲黯拜淮揚太守伏地謝不受曰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何武取義未詳有由蓋謂時勢不可

其有由也

處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結駟

也。連騎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楊雄家素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才

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

習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有

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

袁生未詳何人要是璩友也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夫皮觀漢記太原閔貢與周黨相遇舍菽飲水無菜茹也

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

歎。豈有恨哉。秋物雖榮者沾霜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豈可悵恨哉聊與

大弟陳其苦懷耳。大弟謂曹長思也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璩

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
 學非揚雄堂無好亭之...
 劣仲舒無下帷之...
 習陳思守志...
 每大欲...
 衣生時步玉趾想蘇不覺清談而已有似劇堂之過問不
 衣生未...
 朽者毛落川湖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
 歎豈有恨哉...
 大弟陳其苦懷耳...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嘯



